

# 激情退潮之後

## ——中國新詩潮的堅持與調整

• 謝 冕

### 寂默與騷動

中國騷動不寧的詩神終於在一次大震動面前沉靜了下來。痛苦使詩歌一時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於是有一段可怕的沉寂。新詩潮的弄潮者或是隱匿、或是逃遁、或是受難，留下的是足跡模糊、漸行漸遠的空濶的沙灘。進入90年代的中國新詩，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片蒼茫的時空。

1991年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收到王家新向我告別的賀年卡。隨信附來一份他為保羅·策蘭(Paul Celan)詩選中譯本所寫的前記。其中有這樣一段好像是對我的臨別留言：

他的早期詩作〈死亡賦格〉震動詩壇，這是一個頂着死亡與暴力寫作的象徵。但是策蘭並不限於成為一個民族苦難的代言人。他知道天意何在。他要經歷——正如我們後來可看到的，也遠遠比這要更艱巨，更不可言說。……他是替所有的詩人去死的。對此，我們除了顫慄還有甚麼可說的？

我在王家新這篇文章的旁邊，註了如下一句：「近幾年來，我不斷收到此類告別信，有一種巨大的空漠的感受。」

保羅·策蘭的死亡，讓我想起中國詩人海子的死亡。海子自己說過：「屍體不是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憂傷和天才。」海子的消失顯然是對於他所面臨的世界的答覆。1992年3月24日，我在北京大學為逝世三年的海子舉行了學術報告會。會議開始之前我說：「時間是無聲無息的流水，但這三年帶給我們的不是遺忘，我們對海子的思念似乎是時間愈久而愈見深刻。」

我們這幾年所經歷的一切，的確是不可言說的。

當然，詩並沒有永遠地就此沉寂下去，儘管新潮詩面臨的是相當不良的環境。首先是對抗藝術變革的力量捲土重來，他們想又一次在堂皇的言詞掩蓋之下使詩創作在舊框架中就範，以此來取代業已形成大潮的新詩多元趨勢。另一方面，一些輕浮淺薄之作趁機而起，用取悅世俗的聲音造

成轟動，有一些詩集一時成為中學女學生爭相閱讀的書攤搶手貨。先鋒詩從公開出版物上大幅度地受到拒絕，生存比十年中的任何時期都要艱難。

另一方面，先鋒詩追求表面效果的實踐，也使自己陷入困境，輕率而沒有創作證實的流派宣言；隨意性的標新立異；過多的曇花一現式的即興之作；以及越來越脫離接受對象的作品充斥，造成了讀者對詩前所未有的冷淡。冷淡使詩人處境尷尬而且更為孤獨。

新詩潮就在這樣內外兩種壓力中喘息着。

### 從新詩潮到後新詩潮

但中國詩的生機卻不會就此斷絕。一方面是以《今天》的出現為標誌的新詩潮的實踐已為中國新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十多年來中國詩人以巨大的熱情參與了這一場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都產生深遠影響的藝術變革。這些詩人的創作成果，已經成了任何偏見都無法掩蓋的事實。行政的強加可以奏效於一時，卻無法改變新潮流的湧動。

新詩潮的實踐證實了它是與中國社會的歷史命運聯繫緊密的一次詩學革命。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憂患，與國門開放之後中國人所擁有的全球危機意識，二者融合成為中國特有的世紀末詩情，以它的歷史縱深感與現實厚重感，表現出詩內涵的新力度。藝術上，接連不斷的創新使新詩潮的藝術成就遠遠地超越了40年代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40年代初開始的非詩傾向得到糾正，任何暫時性的因素都難以改變業已形成的藝術新秩序。新詩潮開創的藝術權威性不可動搖。

由「我不相信」的懷疑精神和「黑夜中尋找光明」的理想精神相合的詩意，已經與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結為一體。這種結合使它不會成為暫時現象而將垂之久遠。原有的那些矯情和虛幻的詩意已被遺忘或被證實與現實的生存無涉。從沒有英雄時代的英雄情結，到恢復人的本真狀態的平民心境，中國人已經從新詩潮和後新詩潮的傳達中得到情感、情緒和心理的滋潤和寄託。

在本世紀的蒼茫暮色之中，中國人從當今的新潮詩得到的共鳴的滿足，使他無法轉而作它種選擇。的確藝術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新詩潮所開創的悲愴而沉鬱的詩風卻使所有的輕浮和偽飾失去了力量，前者無疑擁有持久的魅力。在當今，即使是非常年青的詩人也會從中國人的蒼老背影中感受到中國式的悲涼：

人生就像這街頭的暮色  
美好得讓人真想痛哭一場  
回到家裏你總是含着淚對我說  
只有中國人的背影顯得那樣蒼老  
(藍色：〈中國人的背影〉)

這是一百年的苦難所壓彎的背影。中國人希望直起身子面對世界，可是只留下了這蒼老的背影。它也許比朱自清所看到的還要提前數十年乃至一百年。這種悲涼的氛圍不是一般稱之為低沉、頹廢的指責所能概括，而是百年憂患的凝聚和表達。這種表達幾乎無處不在。前引那首詩看到中國的城市，現在看中國的鄉村：

珍惜黃昏的村莊，珍惜雨水的村莊  
萬里無雲如同我永恆的悲傷  
(海子：〈村莊〉)

典雅的音韻，流暢的歌謠風，現實的焦慮和人生的哀愁，通過牧歌般的抒寫得到深沉的表達。較之他們的前輩，這一代人要早熟得多。街頭的黃昏美好得讓人想哭，同樣美好的鄉村傍晚，喚起的也是「永恆的悲傷」。

這種世紀末的感傷情調，即使是後新詩潮那些引起爭議的調侃和遊戲態度的作品也受到感染。這些詩單看題目如〈出租車總在絕望時開來〉、〈我感到我一直是一塊毛巾〉，便知道中國人內心的焦躁和生存尷尬。這種尷尬和焦躁較之以往那些輕飄和虛幻的幸福感，無疑更接近真實的人生。

中國人沒有純粹的灑脫，也沒有真正的遊戲，甚至「麻木」也是並不麻木的苦痛。他們「幹甚麼事都不會大吃一驚」——「大吃一驚的情況，只是偶然掉下來的新的淚滴，灌溉老一套幸福。」（李亞偉：〈舊夢〉）這就是中國當代的「無動於衷」，其間表現了多麼深沉的悲哀！有位詩人宣稱「我無情可抒也不想嚎叫」（路東之：〈情況〉），剩下的也就是無目的的轉圈找人，而最後又不想找任何人的「情況」。無情況的「情況」說明的是生存的無聊，這當然都與中國的社會狀態和個人心境有關。

### 詩人的虛幻與真實

在這篇短文中要介紹中國的當代詩是困難的。任何敘述較之豐富的實踐都可能是掛一漏萬的。但不論如何，廣泛而多樣的試驗和探索已經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現代詩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力，這些成果因為與中國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緊密關聯，已使中國新詩的變革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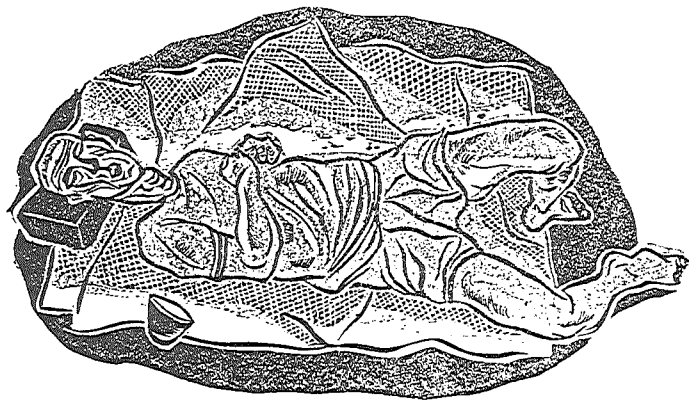
得到歷史性的肯定。

80年代末所已發生的事實對詩的發展造成的困難不言而喻。但震撼所帶來的也有非負面的意義。熱情冷卻之後，詩人有可能對詩的十年運行——特別是85年之後的浮躁和輕狂進行反思。社會的和個人的悲劇遭遇似乎一下子能夠使人從躁動不安的青年時代提早地進入中年的成熟。受苦和動盪使詩學的思考 and 實踐變得嚴肅起來。

一些詩人自覺地疏遠了自由散漫的章法，而採用較為嚴整的格式（如十四行或自由的十四行），節制情感的泛濫使作品內蘊更為濃縮沉厚。前幾年那種傾向於哲學玄想的內心體驗，溶進了個人生命承受的重壓，有一種真實而不虛幻的沉重感。現實的掙扎誘使詩人離開前些年時髦的話題。他們不約而同地感到了「但丁的天空對於你我永遠是虛幻」，「我們超升的路只能是一條向下的路」（非默）：「現在不是談論死的時候，死很簡單」，活着可能更為艱難，那是「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信心」的抗爭（周倫佑）。

從幻想的天空飄落地面，他們感到了崩潰或陷入黑暗，發現那些鬱金香的花瓣是海上的鹽所凝結。這是由

中國人沒有純粹的灑脫，也沒有真正的遊戲。這是中國當代的「無動於衷」，其間是多麼深沉的悲哀！



淚水和苦水凝聚的花朵，「我要喝下這黑暗的醇酒點燃的火燄」(宋琳)。以第三代詩人自稱的詩人，如今面對真實的生活也擁有一分嚴肅的心情。他們改變以往那種不代表他人也不向社會承諾的姿態，重新燃起投入的熱情。在他們稱之為「被鳥槍擊落的悲劇的精彩片段」中有可能確立新的信念。有一首題為〈第三代詩人〉(周倫佑)的詩這樣寫道：

北島顧城過海洋插隊去了  
 第三代詩人留在中國堅持抗戰  
 學會沉默，學會離家出走  
 同時化為英雄和懦夫  
 學會坐牢

這種生活經歷使詩人在藝術追求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清醒也更為冷靜。詩受到苦難的召喚，從飄浮的無人之境中回到現實中來，人間的血淚滲入抽象的思考，提煉出的是異常實在的警句：「五月使我們忘記了春天」，「死亡使夏天成為最冷的風景」。從這裏可以看出詩因不脫離環境而獲得活力。這不會導致過去那種為現實服務的重複，也不至於重新套上意識形態的枷鎖。過去的已經過去，枷鎖將被拋棄，因為中國已無後路可走，詩人也不會倒退。

### 探索與轉進

中國的新詩學的建設已開始一個新的時期。其間有種種不同的藝術實踐和探索，後新詩潮對新詩潮的批評和質疑，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它的理想主義和英雄化傾向。與之相對抗，後新詩潮極力推進詩的純化運動。但極

端純化的結果卻使一些詩停留在小部分人的孤芳自賞上。其實，詩可以純，也可以不那麼純，詩若要純也不必大家都「純」。純化不能與對於現實使命的完全冷漠劃等號。

熱情退潮之後的冷卻，苦難造成的對實際生活的關切，中國現代詩在經過狂熱和紛亂之後的再次整流，有可能使新詩運動朝着秩序化和建設性方向行進。我們一方面抵制使新詩再度陷入大一統的政治號筒的企圖，一方面又使新詩改善它和接受對象以及時代、社會的關係。以這樣兩個層面的調整以解除內外兩個層面夾攻的危勢。這是新詩在90年代可能的選擇和出路。

希望以上所述不是庸俗和守舊的，希望我們能夠始終站在新詩藝術革新的前列。我和我的朋友們願意不動搖地堅持我們十多年來的立場。這種堅持也許比其他人都要困難，但是——

放棄幾乎是不可能的  
 堅持的人並不在乎這世界是否  
 只剩下他一個

(非默：〈堅持〉)

如那位詩人所言，我們要在「大地降雪的遺忘中間，活過鐵，活過鐵中的鐵」。

謝冕 中國當代著名文學理論研究者、詩評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詩人的創造》、《論詩》等書。